

彙刊 研究 詩歌 古典



明
程

第十八輯 第七冊

宋詞論集(下)

謝桃坊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八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7 冊

宋詞論集（下）

謝桃坊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詞論集（下）／謝桃坊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2+222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八輯；第 7 冊）

ISBN 978-986-404-299-9（精裝）

1. 宋詞 2. 詞論

820.91

104014041

ISBN- 978-986-404-299-9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八輯 第七冊

ISBN：978-986-404-299-9

宋詞論集（下）

作 者 謝桃坊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307088 字

定 價 第十八輯 13 冊（精裝）新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宋詞論集（下）

謝桃坊 著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宋人詞體起源說檢討	1
宋人詞體觀念形成的文化條件	19
詞為艷科辨	33
宋代歌妓考略	47
宋詞演唱考略	63
宋詞的音樂文學性質	79
論宋詞之詞調與宮調的關係	95
論宋詞的藝術特徵	111
宋詞流派及風格問題商兌	127
《高麗史·樂志》所存宋詞考辨	141
南宋雅詞辨原	157

南宋朱敦儒詞韻考實	171
江西詞派辨	185
北宋倚聲家之初祖晏殊	201
柳永的俗詞與雅詞	215
柳永事跡補考二題	219
下 冊	
歐陽修詞集考	225
歐陽修獄事考	239
蘇軾開始作詞的動機辨析	253
周邦彥詞的政治寓意辨析	267
李師師遺事考辨	277
辛棄疾以文為詞的社會文化背景	291
姜夔事跡考辨	303
朱熹之詞體觀念與詞作	315
魏了翁詞編年考	327
論魏了翁詞	345
略談夢窗詞與我國傳統創作方法	357
試論夢窗詞的藝術特徵	361
論夢窗詞的社會意義	373
吳文英事跡考辨	385
吳文英去姬事辨	395
談張炎對夢窗詞的批評	401
張炎詞集辨正	405
張炎詞論略	419
張炎等遺民的時代歸屬問題	435
附錄：詞學論著繫年	439

歐陽修詞集考

歐陽修的詞集，自宋以來流傳著《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與《醉翁琴趣外篇》兩種。《琴趣外篇》中有艷詞七十餘首，它是否為歐公所作，遂成為千古疑案。宋人曾慥說：「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艷曲，謬為公詞。」（《樂府雅詞》）蔡條說：「歐陽修之淺近者，謂是劉輝偽作。」（《西清詩話》）大致古代詞論家們都否定這些艷詞是歐公作的。《琴趣外篇》長期以來不甚流傳，自 1917 年收入《景刊宋金元明本詞》，始漸漸引起學界注意。胡適說：「後人以爲歐公一代儒宗，不應有側艷之詞，遂疑這些艷詞是偽作的。其時北宋不是一個道學的時代，作艷詞並不犯禁，正人君子並不以此爲諱」（註 1）。儲皖峰先生考證《憶江南》艷詞之後說：歐公「他認定著『人生自是有情癡』，他認定著『辦得黃金須買笑』，便在人群裏面肆弄他的輕狂，結下了不少風流情債。……他真是個天生情種，同時可以瞭解他的艷詞的來源」（註 2）。此後，直至近年，詞界論及歐詞時基本上都將這部分艷詞，算作歐公的作品，並由此來評價歐詞。在我國三十年代關於歐公艷詞的辯論之時，譚正璧先生曾說：「如果我們一定要破除這個疑案，第一，我們應該

〔註 1〕 胡適：《詞選》第 60 頁。1932 年商務印書館。

〔註 2〕 儲皖峰：《歐陽修〈憶江南〉詞的考證及其演變》。見《現代學生》第 2 卷第 8 期。1933 年。

先去辨明那些詞的孰真孰偽。這個工作如果不能做到，那麼這個公案我們永遠只能認為是疑案，我們永遠不能憑了這樣脆弱的證明，來輕議歐公的人格。」〔註3〕這個建議是應引起詞界重視的，但由於艷詞問題還牽涉到歐陽修因「盜甥」而入獄之事，蔓藤累葛，十分複雜，所以很難解開這個疑案。對歐陽修詞集的考辨是研究歐詞首要的、不應迴避的工作。本文試圖從歐公詞集的版本源流方面進行考索，並在前人考證的基礎上進一步辨析其詞的真偽。

—

現在所能見到的歐公詞集的祖本是南宋慶元二年（1196）羅泌校正的《近體樂府》三卷。羅泌對歐詞的整理是當時周必大組織的《歐陽文忠公集》整理工作的一部分。這三卷詞自此隨歐公全集而流行於世。周必大跋語云：「《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甚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刻，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記，私竊病之，久欲訂正。」歐公全集在當時的情形既已如此，而全集中之《近體樂府》其訛誤就更甚了。歐陽修下世之後，宋神宗「命學士為詔，求書於其家」。熙寧五年（1072）由其子歐陽發等據家集編定並繕寫進呈的歐公文集，其「雜著述十九卷」〔註4〕之中便包括《近體樂府》三卷。羅泌跋語云：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常也。《詩》三百篇，如「俟城隅」、「望復關」、「標梅實」、「贈勺藥」之類，聖人未嘗刪焉。陶淵明《閒情》一賦，豈害其為達，而梁昭明以為白玉微瑕，何也？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為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咏之餘，溢為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曾慥《雅詞》不盡收也。今定為三卷且載樂語於首，其甚淺近者，前輩多謂劉

〔註3〕 譚正壁：《戀張女歐陽修受劾》。見《青年界》第8卷第3號。

〔註4〕 見《歐陽文忠公集》附錄。

輝僞作，故刪之。

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皆延巳親筆，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近世《桐汭志》、《新安志》亦記其事。今觀延巳之詞往往自與唐《花間集》、《尊前集》相混，而柳三變詞亦雜《平山集》中。則此三卷，或甚浮艷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傳疑可也。

羅泌在整理時刪削了部分「甚淺近者」，而對那些「甚浮艷者」則採取「疑以傳疑」的方法被保留於《近體樂府》之中。他所依據的詞集，主要是《平山集》，但同時又提到《六一詞》，加上歐陽發輯的《近體樂府》，則共有三個本子。歐陽修於慶曆八年（1048）知揚州軍州事，在蜀岡上作平山堂，「手種堂前楊柳」，暑時在堂中歌舞宴飲。《平山集》亦稱《平山堂集》（《古今詞話》引《西清詩話》），當是歐公知揚州時所輯己之歌詞集。歐公於熙寧三年（1070）始自號六一居士。《六一詞》當是他晚年致仕後所輯之歌詞集。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著錄有「《六一詞》一卷，歐陽文忠公撰」。但是從羅泌跋語看來，《平山集》與《六一詞》在傳刻流行過程中，已混入馮延巳和柳永等人作品，甚至混入「淺近」與「浮艷」者。因此，他初步作了校正考異。

《近體樂府》目前常見的有收入《景刊宋金元明本詞》的《景宋吉州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三卷、收入《四部叢刊》的元刊本《歐陽文忠公集》之《近體樂府》三卷、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歐陽安世等校刊的祠堂本《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三的《近體樂府》三卷。這三種，只吉州本多《漁家傲》十二首鼓子詞和續添《水調歌頭》一首，而乾隆祠堂本則去掉羅泌跋語及校記以保持全集編排的統一性。它們實際同出一源，通稱全集本。吉州本三卷，詞一百九十四首係出自慶元二年編訂的《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三，故於詞集每卷之卷首下，均標明全集卷數。繆荃孫跋吉州本云：「樂府分爲三卷，且載樂語於首，據泌跋，即泌所手定，

是此本慶元二年刊於吉州，元明均有翻刻，此則祖本也。」（《景刊宋金元明本詞》之《景宋吉州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附）

明代毛晉刊行《宋六十名家詞》，據全集本校勘而更名為《六一詞》，以復《直齋書錄解題》之舊。毛本的特點是：一、將舊刻三卷合為一卷；二、去掉原之卷首樂語數則；三、刪削誤人之詞，收詞為一百七十一首。《四庫全書》所採用者即毛本。毛本也屬全集系統的。近世林大椿先生校輯的《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三卷（民國二十年商務排印本），跋語稱：「茲編依據元刊，以毛本及乾隆丙寅間廬陵祠堂本覆校之，別為校記一卷。至集中往往羈人他人之作，觀羅跋則在當時已然，不自今始。」林本收詞一百八十首。唐圭璋先生編的《全宋詞》，於歐公詞採用《景刊宋吉州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本，亦去掉樂語並刪去部分混入之作，有較詳的考異，收詞一百七十六首。

以上可見，全集本系統的歐公詞集，其源流是很清楚的，諸本編次，層層相因，基本上一致。

二

《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篇》六卷，亦收入《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據陶湘《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敘錄》云，此本最早見於清人毛扆鈔本，後張元濟先生又得後三卷，於是「湘假以補完，而歐公《琴趣》末葉仍有缺字，蓋毛鈔即從此宋本出」。他確定此本「蓋出南宋中葉」。《琴趣外篇》目錄及每卷卷首標出撰者為「文忠公歐陽修永叔」。這個題款顯然不足為信，歐陽修不會自稱「文忠公」，「文忠」是其諡號。宋以來公私藏書著錄皆無關於《琴趣外篇》的記載〔註5〕，其

〔註5〕唐圭璋先生云：「宋本醉翁琴趣」上下卷二本見《傳是樓書目》（《金陵學報》第10卷第1、2期：《宋詞版本考》）。查排印本徐乾學《傳是樓書目》，無此著錄，不知縣另據何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只著錄歐陽修《六一詞》，而於《晁无咎詞提要》云：「至《琴趣外篇》宋人只如歐陽修、黃庭堅、晁端禮、葉夢得四家詞皆有此名，

來源是很不清楚的。元代吳師道在其《吳禮部詩話》中最早談到過這個詞集。他說：

歐公小詞，間見諸詞集……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餘首，所謂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前題東坡居士序近八九語。所云：「散落尊酒間，甚爲人所愛，尚猶小技，其上有取焉者。」詞氣卑陋，不類坡作，蓋可證作詞之僞。

這與《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篇》卷數、詞數相符，只多蘇軾之序。蘇序既不見蘇軾文集，亦不見《東坡題跋》，而又「詞氣卑陋」，所以吳師道斷定這個集子是僞作。但要判斷它是否僞作，尚非易事，其具體情形頗爲複雜。

《琴趣外篇》所收二百零三首詞中，見於《近體樂府》者有一百二十五首，此外的七十八首都屬於通俗的艷詞。這兩部分詞中又混有五代及宋初詞人的不少作品。根據這種情況，我們可以這樣推測：南宋時書賈們將歐公詞選取部分，羈入民間流行的通俗而浮艷者編爲一集，而又題爲「文忠公歐陽修永叔」撰，並僞製蘇軾序以廣流行。這樣的推斷雖近情理，但是宋人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卻有一則有關的重要記載：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群小因指爲永叔，起曖昧之謗。

可見歐陽修除了曾手輯《平山集》和《六一詞》而外，還編輯過一種歌詞集。據王灼粗略估計，其中歐公自作之詞占三分之一，他人的艷詞——特別是《憶江南》和《醉蓬萊》被「群小」誣爲歐公所作，並與「盜甥」之說附會起來，以「起曖昧之謗」。王灼爲北宋末人，去歐公時代不遠，他說歐公所輯歌詞集的性質及其中數章誣謗歐公的艷詞等情況，完全與《醉翁琴趣外篇》冥若合符。《外篇》中歐公自作約占半數，同時收他人之作，數章艷詞也在其內。可肯

並補之此集而五，殊爲淆混」。

定《外篇》確爲歐公所編集者。

爲什麼歐公要編集這種歌詞集呢？可以說，這是當時士大夫們一種雅好的風尚。北宋士大夫們於公餘之時，往往以歌舞宴飲來遣興娛賓。他們在官署，有官妓們歌舞侑觴；在家裏，有家妓們淺斟低唱。所以編集一本時新歌詞集以供官妓或家妓習唱是很有實用意義的。北宋初年出現的《尊前集》是繼《花間集》之後的一部歌詞集，它們都是供歌妓於花間尊前聊佐清歡之用；雍熙三年（986）子起序的《家宴集》收唐末五代諸家詞，是供家妓用的歌詞集，「爲其可以侑觴，故名《家宴集》」（《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在歐陽修的時代還流行《時賢本事曲子集》，它搜集當代諸公所作新詞並綴以本事詞話。《東坡續集》卷五有蘇軾《與楊元素書》云：

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閒居之鼓吹也。謂切宜更廣之，但屬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這是歐公下世不久的熙寧七年（1074），蘇軾離杭州任時與友人楊繪之書。楊繪當時正編集《時賢本事曲子》，已集一百四十首，又益三首，則已集一百四十三首了。《景宋吉州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卷二《漁家傲》調下小字注云：「《京本時賢本事曲子後集》云……」。據此，則繼楊繪之後尚有續編者，且有「京本」以別他本。因此，歐公集已詞及流行歌詞，是不足爲奇的。可見，《琴趣外篇》中的浮艷之詞不是歐公所作的，而編選這些流行歌詞以供家妓或歌妓演唱，確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種風尚。歐公家是有八九位妙齡歌妓的，其友梅堯臣有詩戲云：「公家八九姝，鬢髮如盤鴉，朱唇白玉膚，參年始破瓜。」（《韻語陽秋》卷十五）另據宋人筆記，歐公也曾與一些官妓有過較親密的關係。這些也是宋代士大夫私生活中所習見的。歐公之詞「風流蘊借」，而他也集過一些艷詞。清人陸瑩《問花樓詞話》云：「歐陽公宋代大儒，詩文之外喜爲長短調，凡小詞多同

時人作，公手輯以存在，與公無涉；一時忌公者，藉口以興大獄。」這也是就《琴趣外篇》而言的。根據這些線索，《外篇》的性質便可基本確定了。

如果將《琴趣外篇》之七十餘首艷詞與《近體樂府》作一比較，不難發現它們是有明顯而重大的區別：（一）《外篇》多用北宋以來民間流行的曲調，如《醉蓬萊》、《于飛樂》、《鼓笛慢》、《憶芳時》、《錦香囊》、《繫裙腰》、《好女兒令》、《鹽角兒》、《解仙佩》等，近於柳永詞所用俗調；《近體樂府》則用唐五代以來常見的詞調，如《玉樓春》、《蝶戀花》、《漁家傲》、《采桑子》等，與晏殊等人用調習慣相同。它們在用調方面是出自不同系統的。（二）《近體樂府》在語言方面比較典雅，詞語自然平易卻不使用民間俗語詞彙和民間口語。而《外篇》中如：

但向道、厭厭成病皆因你。（《千秋歲》）

細把身心自解，只與猛拚卻。又及至見來了，怎生教人惡。（《看花回》）

都爲是風流態。至他人、強來廝壞。（《宴瑤池》）

不知不覺上心頭，悄一霎身心頓也沒處頓。（《怨春郎》）

這些俚俗語句，有些是很費解的，而《近體樂府》卻未出現這種情形。（三）《近體樂府》雖風流蘊借卻無色情描寫，而《外篇》便有許多露骨的色情描寫，如：

半掩嬌羞，語聲低顫，問道有人知麼？強整羅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醉蓬萊》）

丁香嚼碎偎人睡，猶記恨，夜來些個。（《惜芳時》）

劃襪重來。半揮烏雲金鳳釵。行笑行行連抱得，相挨。一向嬌癡不下懷。（《南鄉子》）

某些描寫是大大甚於柳永淫冶之曲的。柳永曾因作艷詞而見黜於宋仁宗，直至改名後方得磨勘轉官。歐公不可能作艷詞以自污清白，給政敵以口實。宋人評論歐詞如說它「風流閒雅」（《姑溪居士

文集》卷四十)、「體制高雅」(《卻掃編》卷五)、「溫潤秀潔」(《碧雞漫志》卷二)，並未談到歐公寫過大量艷詞。(四)《近體樂府》之詞旨如羅泌所說：「溫柔寬厚，所得深矣」，能體現出歐公的個性品格。《外篇》中卻有許多輕佻浮滑的語句，如：

妾解清歌並巧笑，郎多才俊兼年少。(《漁家傲》)

伊憐我，我憐伊，心兒與眼兒。(《阮郎歸》)

早是肌膚輕妙，抱著了，暖仍香。(《好女兒令》)

慧多多，嬌的的。天付與，教誰憐惜。除非我、偎著抱著，更有何人消得。(《鹽角兒》)

低聲地、告人休恁。月夕花朝，不成虛過，芳年嫁君徒甚？(《夜行船》)

這些詞的作風與所表現的品格都與歐公太不相類了。雖然作家的藝術風格具有多樣性和豐富性，但構成其穩定性的那種基本特質還是能辨認出的。就《外篇》的風格與詞旨而言，它都不可能是歐公作的。

鄭振鐸先生早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談到：「我們看在《醉翁琴趣外篇》裏有許多為《六一詞》所不收的詞，……這和《六一詞》的作風太不相同了，顯然不是出於同一詞人的手筆。」〔註6〕從我們關於歐詞版本的考察，也證實鄭振鐸先生的推測是正確的〔註7〕。

三

既然《琴趣外篇》係歐公輯己作與流行歌曲之集，其中一百二十五首見於《近體樂府》者多數固為歐公之作，則其餘的七十八首艷詞便與歐公無涉了。《近體樂府》出自歐公手輯《平山集》、《六一

〔註6〕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481頁。文學古籍社，1959年重印。

〔註7〕 參見拙文：《歐陽修獄事考》。見《文史》第28輯，中華書局版。

詞》，以及家集本《歐陽文忠集》，其源流歷歷可考，南宋以來公私藏書皆有著錄。這個詞集是可信的。但是，北宋前期的幾位重要詞人，他們的詞集裏都混入他人之作。如晏殊、柳永、張先、歐陽修，雖然他們都手輯過自己的詞集，它們在社會上廣為流行，演唱和傳鈔的過程中，特別是某些最受人喜愛的作品，其作者往往傳訛，而書賈翻刻時又益以「新添」或「續添」，便以訛傳訛，致使以上幾家詞，造成一些互混的現象。今在《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之祖本因編訂於南宋中期，所以混入了馮延巳《陽春集》、晏殊《珠玉集》、柳永《樂章集》、張先《子野詞》中的一些作品；自南宋以來經過羅泌、毛晉、林大椿、唐圭璋等諸家的先後考異校訂，其真偽都較易辨認了。茲謹匯集四家考異並補校於下：

《歸自謠》（「何處笛」、「春艷艷」、「寒水碧」）三首。

羅校：「並載馮延巳《陽春錄》，名《歸國謠》」。毛校：「並載《陽春錄》，名《歸國謠》」。唐校：「馮延巳詞，見《陽春集》。」

《長相思》（「深畫眉」）。羅校：「《尊前集》作唐無名氏詞。」毛校：「考『深畫眉、淺畫眉』一首，《花間集》刻白樂天，《尊前集》刻唐無名氏，今刪去」。唐校：「白居易詞，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

《長相思》（「蘋滿溪」）。唐校：「別又見張先《子野詞》卷一。」

《生查子》（「去年元夜時」）。毛校：「或刻秦少游。」唐校：「又誤作朱淑真詞，見《詞品》卷二。又誤作秦觀詞，見《續選草堂詩餘》卷上。」按：朱淑真《斷腸集》卷三有《元夜》三首，其三云：「火燭銀花觸目紅，揭天鼓吹鬧春風。新歡人手愁忙裏，舊事驚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常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詩所述與情人於元夕燈市相會情景與《生查子》詞意極相似。淑真集中《生查子》共三首，此首即其三，三首風格相同，當出自一人之手。淑真又有《憶秦娥·正月初六夜月》也寫

觀燈感懷。將這些詩詞與《生查子》相較，它很切合淑真情事，可以斷定是淑真之詞。《斷腸集》乃淑真下世後多年由魏仲恭於淳熙九年（1182）所集，早於羅泌校正歐公詞十四年。淑真此詞混入《近體樂府》是完全可能的。

《瑞鷓鴣》（「楚王臺上一神仙」）。原注：「此詞本李商隱詩，公嘗筆於扇，云可入此腔歌之。」唐校：「此首原非詞，亦非歐作，今不錄。其詩實非李商隱作，乃吳融七律，見韋穀《才調集》卷二。」

《阮郎歸》（「東風臨水日銜山」、「南園春早踏青時」、「角聲吹斷隴頭梅」）三首。羅校：「三篇並載《陽春錄》，名《醉桃源》。」毛校：「三闋並載《陽春集》，名《醉桃源》。」唐校：「馮延巳詞，見《陽春集》。」

《阮郎歸》（「劉郎何日是來時」）。唐校：「別又見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及侯文燦《十名家詞》本《張子野詞》。」

《阮郎歸》（「落花浮水樹臨池」）。唐校：「別又見張先《子野詞》卷一。」

《蝶戀花》（「六曲欄干偎碧樹」）。羅校：「載《陽春錄》。」毛校：「見《珠玉詞》。」唐校：「馮延巳詞，見《陽春集》。」按：當從唐校。

《蝶戀花》（「遙夜亭皋閑信步」）。羅校：「《尊前集》作李王詞。」毛校：「是李中主作。」唐校：「李冠詞，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六」。按：當從唐校。

《蝶戀花》（「簾幕風輕雙語燕」）。毛校：「見《珠玉詞》。」唐校：「別又見晏殊《珠玉詞》。」

《蝶戀花》（「南雁依稀回側陣」）。唐校：「別又見晏殊《珠玉詞》。」

《蝶戀花》（「獨倚危樓風細細」、「簾下清歌簾外宴」）二首。羅校：「並載柳三變《樂章集》。」毛校：「俱見《樂章集》。」唐校：「二首別又見柳永《樂章集》卷中」。

《蝶戀花》（「梨葉初紅蟬韻歇」）。毛校：「一刻同叔，一刻子瞻。」唐校：「見晏殊《珠玉詞》。」

《蝶戀花》（「誰道閒情拋棄久」、「幾時行雲何處去」）二首。羅校：「亦載《陽春錄》。」毛校：「亦載《陽春錄》。」唐校：「馮延巳詞，見《陽春集》。」

《漁家傲》（「幽鷺漫來窺品格」、「楚國細腰元自瘦」、「粉蕊丹青描不得」）三首。毛校：「俱晏元獻公作，今刪去。」唐校：「別又見晏殊《珠玉詞》。」

《漁家傲》（「正月新陽生翠珀」至「臘月年光如激浪」）十二首。詞調下原注：「《京本時賢本事曲子後集》云：『歐陽文忠公，文章之宗師也。其於小詞尤膾炙人口，有十二月詞寄《漁家傲》調中，本集亦未嘗載，今列之於此。』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詞，此未知果公作否？」按：歐公原有《漁家傲》鼓子詞十二首，詞後有羅泌跋語云：「乃永叔在李太尉端願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詞」。歐公沒有必要再用同調又作十二月鼓子詞。此後十二首既不見於本集，且羅泌已懷疑未知是否歐公作。元刊本及祠堂本皆不收，當非公作。

《玉樓春》（「池塘水綠春微暖」）。唐校：「別又見晏殊《珠玉詞》。劉攽《中山詩話》引『從頭歌韻』二句，作晏殊詞。劉與歐同時，所言當可信。此首殆非歐作。」按：《中山詩話》云：「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韻響玲琮，入破舞腰紅亂旋』。」

《玉樓春》（「燕鴻過後春歸去」、「紅條約東瓊肌穩」、「春葱指甲輕攏撚」、「珠簾半下香消印」）四首。唐校：「別又見晏殊《珠玉詞》。」

《玉樓春》（「檀槽碎響金絲撥」）。唐校：「見吳訥本及侯文燦本《張子野詞》。」

《玉樓春》（「雪雲乍變春雲簇」）。羅校：「此篇《尊前集》作馮延巳，而《陽春錄》不載。」唐校：「別又作馮延巳詞，見《尊前集》。」

《浣溪沙》（「青杏園林煮酒香」）。毛校：「或入《珠玉詞》，或入